

儿子想做蚕丝被,妈妈网购1.2万粒蚕卵,全家耗时64天,“手搓”两床被子

陪孩子成长为“创造者”

□ 李峥嵘

学有道

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



湖北武汉的阮女士一家最近火了。为了帮6岁的儿子实现“养蚕做蚕丝被”的心愿,全家孵化了约1.2万只蚕宝宝,在客厅搭起多层蚕房,每天最多喂30斤桑叶,耗时64天,做成两床蚕丝被。在“鸡娃”“内卷”声中,网友感叹他们是“神仙父母”。

深度体验:对抗“浅尝辄止”的教育焦虑

当代教育的一大病症是“浅尝辄止”。孩子今天学钢琴、明天练书法、后天报编程,看似“全面发展”实则蜻蜓点水。而阮女士一家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——64天只做养蚕一件事。这不是一次“体验课”,而是一场完整的生活教育。孩子亲眼见证从蚕卵到蚕丝被的全过程,这正是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的“经验的改造”——知识不是被灌输的,而是在真实参与中生长出来的。

深层体验的价值,在于让孩子有机会经历一个完整的“问题—探索—挫折—解决—完成”的闭环。正所谓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,这种闭环带来的认知深度和情感满足,是任何碎片化学习无法替代的。

创造型快乐:消费时代稀缺的教育资源

我们生活在一个“买买买”就能获得即时

满足的时代,消费型快乐本质是“多巴胺快乐”。与之相对的是“创造型快乐”——自己动手、动脑、用心“挣”来的深层满足,孩子能进入专注的心流状态,获得更持久、更深层次的愉悦体验。

阮女士一家的实践正是创造型快乐的生动诠释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一句名言:“儿童的智慧出在他的手指头上”。劳动中的创造是发展学生智力的最强有力的刺激之一。当孩子亲手完成一件作品时,那种“我是创造者”的自我认知,是任何现成的玩具都无法给予的。

时间的礼物:爱就是共同度过的日子

阮女士一家的故事之所以引发共鸣,因为它展现了一种稀缺的家庭状态——父母愿意把大量时间“浪费”在孩子的心愿上。

养蚕做蚕丝被这些事没有考试分数,不能为升学加分,但恰恰是这些“无用”的共同经历,构成了孩子生命中最珍贵的底色。我国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学



图①:在客厅养蚕。图②:孩子和家长“手动”拉蚕丝。



图③:收获的部分蚕茧。图片来源:“人民日报”微信公众号

生“一辈子做主动有为的人”。一个在童年被允许探索、被陪伴创造的孩子,长大后更可能成为主动有为的人。

在这个追求速成和即时反馈的时代,或许我们最该学习的,恰恰是这种“慢下来”的勇气——给孩子充分的合适的条件,陪孩子养一窝蚕,做一床被,过一个不设限的童年。

(作者系北京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、中国青少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科学传播工委副主任)

“被”曾特指“单人被”

□ 李英



近日,湖北武汉一家人养蚕“手搓”蚕丝被的事情火了。一床被子,藏四季冷暖。它不仅仅是日常器物,更是一部浓缩的古人生活史。

依照字形分析:“被”,左边衣字旁,表明被子属织物、衣饰类;右边“皮”表示读音,有人认为其亦暗示兽皮。上古时期,先民以兽皮御寒,夜间覆盖身体,便是“被”的最初来源。

后来,有了织物做的被。《说文解字》载:“被,寝衣,长一身有半。”这里的寝衣并非睡衣,而是睡觉时盖的小薄被,长度为身体一倍半。

既然“被”为小被,那大被又是什么?古人称小被为“被”,大被为“衾”(qin)。被为窄款单人被子,适用一人安眠;衾为加宽加大被子,可供双人同眠。表达夫妻恩爱,常用的词就包括“同衾共枕”“生同衾,死同穴”。

古人所盖的衾,用的是何种材料呢?上古之时,多以兽皮、茅草御寒。后世富贵之家以

丝绸、锦缎为面,丝絮为里,轻薄保暖,造价不菲;贫寒之家以麻布为面,柳絮、芦花等为里,苦熬寒冬。杜甫有诗:“布衾多年冷似铁,娇儿恶卧踏里裂”,可见被子不保暖也没钱更换。

杜甫为什么不盖棉被?因为那时候杜甫生活的中原地方和四川并没有棉花。棉花并非本土作物,唐宋时期,草本棉花传入海南、闽越沿海,宋末引种至江南。元代棉纺织家黄道婆流落海南后,学成先进轧棉、弹棉、纺织全套技艺,返乡松江(今上海)后优化棉絮加工工

艺,使棉絮蓬松柔软、经久耐用。松江率先实现棉絮规模化加工,江南民间用上柔软棉被。明初朝廷出台硬性植棉政令,同时辅以赋税减免,在全国大力推广棉花栽种,棉被成为全民主流寝具,彻底改写了百姓的过冬方式。

材质的更迭,让“衾”“被”词义融合,时至现代汉语,人们在口语里普遍使用“被子”,“衾”作为文言雅字逐渐淡出日常。

除了“衾”和“被”,还有一些字也和卧具有关,比如“席子”的“席”,甲骨文就像一块长方形的大垫子,上面有交错的纹路,不用的时候可以卷起来。一个人躺在席子上,就是甲骨文的“因”字,后来人们给它加上草字头,造出了“茵”字,来表示车垫子、褥子。“褥”这个字出现得比较晚,专门指褥子,其左边的“衣”表示织物,右边的“辱”代表读音。夏季烈日炎炎,人们习惯于铺竹席,在古代叫“簟(diàn)”,竹字头表明了它的材质。

我们睡觉还离不开枕头。“枕”也是形声字,从左边的“木”就能看出先民们就地取材,用木头当枕头,此外还有石块之类的。后来才出现丝绸、棉布加上填充物的软枕头。

(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委员、文学博士)



“席”字的流变。作者供图



“因”字的流变。作者供图